

此協定之基本目的，是想藉此以加緊「東進運動。」吾人也只有從這點上才能正確知道希特勒爲甚麼要在今年二月十日在凱羅大戲院舉行之特別議會裏公然無端的侮辱中國，當時希氏曾向聽衆說道：「我不以爲中國有強大的智力與物力，足以抵抗波爾雪維克主義之進攻，但我相信，日本在中國所獲之最大勝利，一定會比波爾雪維克之勝利，對世界和平之威脅要減少得多。」

納粹德意志故意把共產主義當做她唯一敵人，因爲納粹獨裁者深知蘇俄是那必須消滅的歐洲兩大列強之一。蘇聯不獨阻止德意志去佔領烏克蘭，以及蘇俄的油田，並且還阻止德國去瓜分捷克，阻止她向法國報仇，阻止她將法國自世界第一等強國中驅除；阻止納粹法西斯在西班牙操縱一切，更不讓德意志在歐洲大陸上做盟主，執霸權。

今年正月間德國政府曾爲調停中日戰爭一事而發表一聲明，略謂：「德國對於和平之恢復，也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重視，所以爲促進和平起見，德政府曾表示願爲中日兩國効勞，蓋德與中日兩國皆維持友好關係也。」

德應與吾國維持友好關係，其中確有許多重大原因在。當吾國政府在南京施政時，曾自德國聘請許多技術人才。助吾建立近代化之軍隊，並助吾建設新工業，因爲當時吾政府相信，德國既是一個受不平等條約拘束的國家，她不致和其他列強一樣來欺侮吾們，——也許美國是例外——她是一個可信託的國家。

但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已下了決心要摧毀法蘭西，要瓜分捷克，要拿納粹法西斯莫的西班牙來動搖英國在地中海上的安全，要犧牲蘇聯來佔領新土地，以充德人耕種之用。爲達到上述種種種目的起見，希氏遂不得不需要日本的援助，以便共同來打倒蘇俄。尤其是當後者東邊與日本，西邊與德國在戰時。這就是納粹最高政策的基本目的，余認爲這點非常重要，確有重述一遍的必要與價值。

希特勒決心要摧毀蘇聯，以便建立大德意志。支配今日德國外交政策的就是這個決心。所以希氏希望與日本合作，共同消滅蘇俄。但是日本堅持在沒有征服中國前，她無力去助德以滅俄。希氏有見於此，遂被逼而不得不助日以征服中國。德國期望日本能在其國力沒有大量消耗前，即能征服中國。所以目前德國外交政策之任務，是在和平之調停之掩飾下，勸誘中國向日本屈服，並勸中國加入反共集團，因爲這也是日本向吾國提出停戰條件之一。中國全體人民對德國這種外交政策之轉變深表遺憾，因爲這種轉變摧毀了中德友誼，中德商務及二國間文化關係之連繫，就是德國的人民——尤其是在華之德國商人與傳教士——也有很多對這種轉變表示遺憾的，不過今日的德人沒有能力來影響他們的政府，因爲今日德國的外交部長——李賓特羅甫——是反共協定之主要草擬者。

唐紹儀先生壽齡慘死，亦大一年最少。一日清晨，衆聚內花廳謁李督閒談，可哀矣。其一生行事爲人，他日李子經芳侍焉。忽來廷寄上諭，電，令將康有

自有定論，茲篇所述，僅記其可爲梁啓超二人祖墓剝毀。李督閱後，問諸幕僚，應如何辦理。衆俱唯唯莫敢置答，獨先生起言曰：「罪人不孥，古有明訓。若株連及於黨人

一、保全康梁祖墓 己亥庚祖墳，似太殘忍，尤礙各國觀瞻。還請傅相三

子間（清光緒二十五年）李鴻諭旨也可以反抗，豈不是大逆不道嗎？」座衆

二、完成辛亥和議 辛亥武昌舉義，各省陸續響應。九月六日漢陽陷，武昌危。袁世凱別有會心，特向清廷推薦先生為全權代表，與革命議和。先生抵鄂晤黎元洪，極稱袁世凱亦主共和，以礙於清廷勢力，一時未能宣佈，十月二十八日南北代表開會於上海南京路市政廳，雙方議決展停戰期十五日，嗣又展期七日。時清軍利在速戰，先生乃倡議停戰，以緩馮國璋之進攻武昌，其用意固別有在也。故和議告成後，黃克強嘗語先生曰：「君若遲來數日，武昌勢必不守。」則當日武昌情勢之嚴重可概見矣。先生既左袒革命軍，名為清廷代表，實則事事為革命軍設計。雙方代表初議決召集國民會議以解決國體之方法，亦為和緩清軍攻勢之一種策略。袁世凱以清室貴要意見龐雜，遂不允承認所議決國民會議召集辦法，先生憤而辭職，世凱允之，致電革命軍代表伍廷芳，謂「後應商事件宜直接電商。未幾南京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世凱詰責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事，和議幾致決裂，後知事無可為，仍密使先生與臨時政府交涉。孫總統表示如世凱促成共和，願以總統一席相讓。世凱乃下大決心，授意段祺瑞，使聯合各將領四十六人迫清廷宣佈退位。清隆裕太后懾於威勢，遂不得不屈意以意。先生時假上海南洋路老友趙鳳昌宅為辦事處。黃克強陳英士張季直等恒到趙宅探候和議消息。清帝遜位諭旨之文辭即在趙宅起草，乃出張季直手筆，原稿今尚由趙宅保存之。世凱得先生電，即遣梁士詒持遜位電稿入宮，謁清隆裕太后請旨。隆裕讀之再三

夜過馬頭鎮的追憶

長江

照目前戰況，敵人在江南是急於攻江西省西北的瑞昌縣，瑞昌北口口口里為馬頭鎮，馬頭鎮與武穴挾長江而立，為九江以上有防守便利的地方，敵人在港口登陸之後，其目標恐先在馬頭鎮。

七月二十七日我們曾從口口乘木船經武穴到馬頭，當晚徒步至瑞昌。

「山那面，就是江西」。當我們小小的木艇從碧綠的口口上，向揚子江航進時，船夫這樣告訴我們。

這裏所謂「江西」，當然首先是瑞昌境了。陽新到瑞昌本來有「公路樣」的公路，夏季漲水，公路不很靈了。一般交通，都是坐船到馬頭，然後至瑞昌，富河入江口，曰富池口，陽新富池口間六十里水程上，我們會遇到四次敵機，第一次是我們兩架重轟炸機由東向西飛，一架敵人驅逐機從後面追來，在陽新西面天空彼此接觸，機關槍打了一陣。

第四次是在富池口附近，風浪大作，同時敵水上機十架左右，不成隊形的轟炸田家鎮富池口一帶，我們的口口炮和敵機彼此一來一往的打了幾十個回合，我們破舊木船只好躲在山下儘量減少船上目標，作消極防空的努力。

九江失守的消息，我們在陽新已大致知道了一些，九江以上，就是武穴。我們出了富池口，一方面說是更接近了我們的目的地馬頭和瑞昌，一方面說富池口到馬頭這一段江行是比較無保護地帶。

船剛到江心，船夫船婦們驚呼起來！原來我們已駛近急流地方，這時一位少年船婦，跑在船頭上，依傍着她的丈夫！捧手默念「南無阿彌陀佛」，面色青白，閉目不敢視江中，船上人聲鼎沸，各人皆本於保護其生命之本能的動機，而發其認為最妥當的主張。彼呼此叱，舵工亦不知何從，而船已迫入急流中矣！

「不准亂嚷！我們完全聽舵工的指揮！那一個再亂叫，我就開槍打！」帶有武器的朋友，這樣堅決的發言後，船上恢復了平靜，大家只全付精神注意舵工，他如意地駕船曲折行進，我們這時才靠近北岸，順水而下，心情稍寧，武穴已在望了。

本打算在武穴吃晚飯，因為聽說馬頭鎮沒有什麼東西吃。在武穴登陸之後，始知敵機已數炸武穴，今天還大炸了一次，繁華的市鎮，今又成敗瓦頽垣，人烟稠密之街道，已十九遷空，我們理想的豐盛的晚餐，和舒適的旅館，在殘酷的現實之下無情的幻滅了。

武穴尚且如此，此後情況當不會有進步，然而勢已至此，當不能再作平常旅行想。同行友人皆主即時過江至馬頭，天傍晚，恐江中觸水雷，船夫不肯去，強之行，時暮色蒼茫，江水浩

，流淚不止，悽然謂士詒曰：「祖宗三百年基業，如此便了結乎？」士詒跪叩曰：「請太后顧念皇室，勿使罹流血慘禍。」隆裕乃親筆將電文「退位」二字改作「讓位」，并刪去數字，揮淚而退。此民元二月十九日事也。先生既完成清帝退位之大功，遂赴南京謁孫總統，陳述一切經過。總統獎譽備至，且邀先生加入同盟會，先生欣然從之。總統復命府中秘書及各部總次長與先生分別拍照，以誌紀念。先生自是不獨爲國宣勞，亦必爲黨盡力，直至於今。

三、維持約法內閣 民國約法規定政府爲責任內閣制。先生既任國務總理，事事咸恪遵約法。袁世凱以每有設施，輒爲國務總理依據約法拒絕副署，致不能爲所欲爲，深滋不悅。內務總長趙秉鈞常不出席國務會議，財政總長熊希齡因與同盟不洽，對於借外款事及發放各省民軍餉糈問題，時向先生作梗。袁由是與先生感情日漸疏遠，一日袁語先生曰：「吾老矣。少川，子其爲總統乎！」先生知不可爲，浩然有去志。時直隸士紳及諮議局羣推王芝祥任本省都督，先生亦贊成之。嘗徵求袁同意，袁伴而許之，而陰使直隸五路軍界來電反對，遂以軍界反對爲辭，另委以他事。先生不得已提出辭職，袁仍力挽之。又袁批准張勳請發欠餉三十萬兩。先生謂張勳此人擁兵自固，心不可問，祇允給予三萬元。袁乃派段祺瑞熊希齡梁士詒先後詣先生疏通，要求照給原額。先生持之甚堅，謂欲其非法給予，惟有辭職之一途。會王芝祥督直問題被阻，先生爭之不得，而辭職亦不許，遂於翌日斷然出京，留呈

蕩，旅人心情，正如投向不可知之深淵也。舟橫江及半，對岸機槍聲突作，係向舟中示威，帶路警察，畏縮避艙中，同伴出，問答，雖遠不能分辨言語，然察其意似以對岸正作防禦工事。不准民船靠近。乃轉向下游，繞靠岸傍，而天已昏黑。

登岸即馬頭鎮，自此入江西境，岸上有自九江瑞昌下來之傷兵皆待船赴上游者。據云九江已退，瑞昌被炸甚烈，城中焚燒至慘，城中已無居民。瑞昌九江間情況不明！馬頭鎮係中等市鎮，有二百左右商店，我們從北到南走了一個通街，除有幾個軍人外，什麼也沒有！商店略開着門，但是貨物和店主伙計已經看不見了。「晚餐」和「旅館」的想法根本又是多餘！

我們原來想在馬頭找着某師後方辦事處，鐵的事實擺在我們前面，這裏只有這樣一個前途，吃的東西沒有，住就是無人管理的民房，如果要到瑞昌，交通上唯一的辦法是徒步！

雖然李浴日先生在幾位口口軍人那裏弄來點稀飯吃，勉強解決了當時緊急的吃的問題。但自此以後，不但所有問題不能解決，且天明後的空襲，是顯然不可避免的麻煩。

乘原船回去，我們主張無特殊任務者走這條路。我們新聞工作者，不能這樣，我們應當即刻堅決的前進，找着部隊，弄清情況，而且迅速突過了紛亂的危險線，首先應當達到瑞昌，到了那裏，然後可以把握到進退自如的地位。

我們大家分手了，向前進的即晚徒步動身，謝謝顧廷鵬兄的草鞋，由一名僅存的住民暫爲我們負行李至離鎮五里的區長家，這位區長是馬頭鎮一帶最高的行政官吏，他本來有幾分紳士素養。似乎對於戰爭感到過分恐懼，談不上動員不動員，他不但說明他移至家中「辦公」。是爲了避飛機，而且更說出也許我們見面的明天，他還要搬至更遠的山林中，以策安全！大概他感到他的附近已住了軍隊，恐怕招來飛機，但是他沒有想到，我們大批爲民族生存而轉戰萬里的將士們，如果地方行政人員都跑了，有什麼人來幫助他們呢？

區長爲我們撥了兩個伙子，連夜奔瑞昌，我們希望在天未明前趕到瑞昌，我們從許多軍人口中，判明瑞昌情況，堅決前進，是最安全的處置。

兩個伙子的表現有幾分奇異。說話會立正，滿口有軍語，原來都是舊紅軍的人物，一個癩皮頭幹過口七軍團五年，福建人民政府之役，他還是通使的前哨，一個長個子幹了兩年，經驗比較差些，左脚受了傷，現在走路還不很靈便。

夜間寂寞而且有幾分恐懼味，兩位老紅軍於是大談其游擊戰的經歷，逢山說山，逢水說水，他們是贛北德興縣人，方志敏的事，他們知道很多，他們被保長騙出來做伙子，一做就不得回去，各處尅扣伙食，弄得總是不能吃饱。不過，談到打仗，他們津津有味，頭頭是道。江西農民很多受過紅軍訓練，政府如能善爲利用，當收極大效力。九月廿五日追記於武漢

辭職。國民黨閣員王寵惠，蔡元培，宋教仁，干正廷等以先生既去，本黨政綱不能實行，遂亦聯袂辭職。先生與袁數十年友誼，竟因維護約法而一日中斷。此種政治家純潔高尚之風度，在歐美各國庶幾有之，我國則鮮見鮮聞也。

四、反對帝制 袁世凱既解散國民黨及國會，帝制自為之形迹，日益顯露，至民國四年，八月，遂陰使程德全復等六人發起籌安會，請願實施帝制，復在御用之立法院發表變更國體之宣言。時汪兆銘夫婦方匿居上海靶子路先生府中。先生乃約蔡元培及兆銘二人聯名，率先向世凱嚴厲警告，使即取消帝制野心，並辭職以謝天下。電文首稱世凱為「慰廷先生」，曾載國內各報。袁得讀之，氣扼不語者多時，喟然向梁士詒嘆曰：「一鶴卿精衛二人來電如此措辭，殊不足異。獨少川以數十年老友，對我如此稱謂，如何可堪？」自此電發出後，全國各省反對帝制者紛紛響應，而洪憲偽朝遂以告終。是可見先生犧牲友誼保障民國之一斑。

五、拒就段閣外長 袁世凱既憂憤而死。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民元約法及舊國會，任命先生為外交總長。先生北上至天津。國務總理段祺瑞以先生平日守正不阿，慮於己不利，陰使張勳及各省督軍通電反對先生就職。先生知祺瑞與武人朋比為奸，必為國家大患，不欲與之同流合污，乃拒不接事，毅然中途折回南下。翌年夏秋間，遂有段系公民團包圍衆議院，及督軍團威脅黎元洪解散國會，張勳擁清廢帝復辟等種種舉，層出不窮。至是中外人士咸服先生之具有先見云。

六、反對政系毀法 民六孫總理率海軍及國會議員赴粵，創立護法軍政府，先生借伍廷芳隨之。翌年政學系及陸榮廷系謀犧牲護法，以向北方軍閥議和，因改組軍政府為總裁制，別選總裁七人，先生與焉。民九，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等在粵殘殺異己，多行不義，日與北方軍閥私訂和議條款，取消西南自主。先生及孫伍唐（繼堯）各總裁咸否認之。是年六月，先生與伍廷芳相繼離粵，國會亦宣布移雲南開會。政學系李根源，楊永泰，章士釗，韓玉辰等乃建議改選總裁以補之，於是改選溫宗堯為總裁，并委任溫宗堯兼外交部長，陳錦濤為財政部長。溫陳二人就職不及一月，而陳炯明奉孫總理命入粵，岑春煊等咸作鳥獸散。於此可知先生與溫陳二人在昔實為政敵；且當時七總裁中之粵籍三總裁，既羞與毀法禍粵之岑陸莫等伍，而溫陳二人乃見利忘義，靦然從逆，是不獨為護法各省所不齒，抑亦為鄉人所共棄矣。語有之，「物必先腐而後虫生。」溫陳二人之自甘墮落，固不自今日始，安可與嫉惡如仇終始一貫如先生者薰蕕並列耶？

七、拒收不義捐款 段祺瑞任執政時，安福系閣員飢不擇食，不惜犧牲國家絕大利益，私向法國收取多年未解決之債款金佛郎餘利。時人稱為安福系賣國借款之一種。因之全國文化團體及國民軍將領均堅決表示異議。廣州之國民黨本部亦通電反對之。安福閣員乃提出剩餘一部，分別津貼各文化團體，藉資疏解，北京及各省之著名大學中學各所有獲，咸帖然就範。上海某大學亦得分潤補助金六萬元。先生

時任某大學董事長，該校當局持收據請先生簽字。先生謂此屬賣國債款之唾餘，義不當收受，嚴厲拒絕副署。當時全國各大中學之當局獲此意外收入，無不喜氣洋洋。就中始終維持正義不徇情者，獨先生一人耳。

八、領導全國統一 兩粵自民廿宣佈獨立，並設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務會議以來，形同割據，已歷多載。某等每假西南兩機關以自私自利，粵人莫不怨聲載道。先生不能忍，遂即通電辭退西南政務常委一席，毅然晉京出席中央會議，復與孫哲生等導兩粵中委倡議取消西南兩機關。此種旋乾轉坤救時定亂之絕大手腕，惟先生能之。

就上述八端言之，足徵先生崇尚法治，守正不阿，似非常人所能企及也。

編者按：少川先生之死，乍觀似覺離奇；然細味之，則蛛絲馬跡，亦有自來。查先生志業者，為一青年廣東商人，與唐既無姻世之誼，又非詩文道義之交，以唐宅門禁之嚴，與夫唐氏深居簡出，身份之尊，苟謝某無與特別淵源，出入必難自由。縱或偶一接見，亦斷不至爾語室，作密語有如是之深且長也。故吾料謝志其人，必為一反間之愛國志士。蓋唐之視唐，正以奇貨可居，親之唯恐不敬，豈肯置之死地？倘謂唐氏冷若冰霜，凜然不可犯，然而烹之，然而若足以號召一班腐舊軍人如吳佩孚者，尚容其暫居故都，又何況一唐紹儀乎？總之，唐氏在自小圍攻，敵餌餌誘之下，甘任魍魎紛擾而不飄然遠引，實屬咎由自取，（可參閱本刊第十五期粵著「唐少川留滬何為」一文）死不足惜。至一士君所記，大多為其前半世經歷，本揚善之旨也。